



74
6262
5



6282
5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三

品秩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置秩志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水五味均平藏



俸祿

百官受俸例

建武二十六年增俸如此志例以明也

大將軍三公俸月三

百五十斛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俸月百二

十斛比二千石俸月百斛千石俸月八十斛六百石俸

月七十斛比六百石俸月五十斛四百石俸月四十五

斛比四百石俸月四十斛三百石俸月四十斛比三百

石俸月三十七斛二百石俸月三十斛比二百石俸月

二十七斛一百石俸月十六斛斗食俸月十一斛佐史

俸月八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

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中二千石

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
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千四百斛一千石月錢
四千米三千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千一斛四
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一千五百斛三百石月錢二千一
斛二百石月錢一千五百米九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
入到獻帝起居注曰帝在長安詔書以三輔地不滿千
里而軍師用度非一公卿已下不得奏除其
若公田以秩石為率賦與令各自收其租稅

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

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

續漢書曰大將軍三公

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
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
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
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
斛比二百石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

明帝永平四年賜公卿半俸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減百官俸

桓帝延熹二年九月詔無事之官權絕俸豐年如故

四年七月減公卿以下俸

五年八月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

仲長統昌言曰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饑饉軍旅卒發橫稅

弱人割奪吏祿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漢承其弊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仲長統傳

官稱

五府樊準傳注云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也

四府趙典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

三府郎顛傳注云三公也承宮傳注云太尉司徒司空府

二府虞延傳注云謂太尉司徒也

公府史稱辟公府之類皆總言諸府也

宰府董扶傳前後宰府十辟蔡邕傳宰府廉士之高選

三司 呂蓋奏張酺位居三司大言怨望又

二司 袁紹傳楊彪歷典二司空也

一臺 侍御史尚書郎

三臺 袁紹傳注漢官云尚書為中

三獨坐 耿秉傳光武時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

臺閣 仲長統傳光武雖置三公事

宰相 東平王蒼拜車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

宰相之位云

宰士 周榮辟司徒

監司 左雄傳監司

州司 史弼傳州司

州將 張奐傳云得過州將

郡將 皇甫規傳注

郡尹 第五倫傳

舉將 謂舉主也

州宰 左雄傳

考課

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四

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
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

最而行賞罰

百官志

舉能案劇

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李忠為丹陽守墾田增多三公攷課為天下第一

牟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上其理狀

魯恭為中牟令蝗不犯境河南尹安上書言狀

崔實為五原守常為邊郡最

賈琮為交阯刺史在事三年為十州最

祝良為涼州刺史政未踰時功效卓然

傳本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

吏視事三歲以上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

理者亦以聞

本紀

刺舉

舉謠言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

見上卷

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

見上卷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

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

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朱浮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尤不政理者詳見上條

肅宗即位馬嚴上封事曰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

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馬嚴傳

安帝勅四府刺史二千石殘穢不勝任者按罪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有乖拙遇人無惠者免官姦穢重罪收付詔獄

延光元年八月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

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敕身率下防姦
理煩有益于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
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紀

順帝詔幽并涼州刺史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
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紀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舉實臧否其
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
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張綱獨埋其車輪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
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周舉張綱傳

順帝末种嵩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杜喬周舉等多所
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
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
郡太守留宣等罪惡彰露宜伏歐刀又奏請敕四府條
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
免遣案罪帝乃從之种嵩傳

桓帝詔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

縱避爲罪紀

桓帝時冀州盜賊以范滂爲清詔使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望風解印綬其所舉奏悉厭眾

議范滂傳

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愛憎微裁黜陟之闇昧也

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諤之節憚首尾之譏垂囊捉撮無能清澄其與申屠嘉責鄧通王

嘉封還詔書邈矣乎

百官志司徒注

桓帝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時范滂爲大將黃瓊所辟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豈以汚簡札哉聞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便參實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

范滂傳

靈帝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

尉許鹹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其子弟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遠邊來醜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議郎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劉陶傳

建武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

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綱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白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道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陳元傳

世官

劉昆少習禮容子軼傳昆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

正焉儒林傳

張奮累世台輔本傳

吳雄三世廷尉為法名家郭鎮傳

歐陽歛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歛八世皆為博士儒林傳

傳

陳忠世典刑法本傳

自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袁氏累世宰相俱為

東京名族楊彪傳

公孫瓚家世二千石本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本傳

袁紹累世台司本傳

久任

世祖以二千石長史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交易紛
擾百姓不甯朱浮上疏曰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
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
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
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

誼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

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朱浮傳

順帝陽嘉元年尙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急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于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
名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攷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
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
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

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
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
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
迎之役捐橫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甯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
考吏治眞僞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左雄傳
建武十三年馮魴爲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爲
太僕

成武孝侯順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召之吏人上書請

留
王霸為上谷太守在上谷二十餘歲

祭彤為遼東太守在遼東幾三十年

鮑德為河南太守在職九年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許荆為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並本傳

黃瓊處議郎且十年李固傳

吳祐在膠東九年其與其族諸縣別之吏省

行領試守假比秩為真

靈壽侯邳彤行大司空事傳

驃騎將軍行大司空事劉隆紀

衛尉趙熹行太尉事明紀

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和紀

行度遼將軍事來苗南匈奴傳

行度遼將軍朱徽和紀

馬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本傳

行車騎將軍馬防西羌傳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龐參傳

韋彪行司徒事

寇恂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伏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銚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

馮魴行衛尉事

班固行中郎將事並本傳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任光傳

陳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

王丹領左馮翊

蓋勳領漢陽太守並本傳

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順紀

馮異守征虜將軍

王允守尚書令

欒巴守光祿大夫並本傳

呂种守沅陵長宋弱傳

西域假司馬班超章紀

永平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李

固對策曰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

德初拜便真

續漢志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鄧遵以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

匈奴傳注云自置度遼將軍以

來皆權行其事今始為真將軍也

袁夢麒曰凡官吏有試守之法平紀令吏二百石以

上一切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

迺為真食全俸平帝初即位故令如真按順帝時李

固言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

功德初便拜真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

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以是而推漢世官吏初除

必多試守者矣又按趙廣漢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尹

翁歸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韓延壽守左馮翊滿歲稱

職為真張敞守太原滿歲為真此類甚眾諸云滿歲

者與如淳試守一歲之說大約相應唐世除吏尚循

此制裴度自司勳郎中知制誥為中書舍人白居易

行其制曰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不宜真授

及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為真其所謂滿歲三歲

雖各有其制然大率皆漢制也通典載貞觀令云散
 官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官階相等無行
 無守而本朝元豐中更定官制詔除授職事官並以
 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為行下一品為
 守下二品為試此皆放漢制以增之耳

東漢會要卷二十一

皇朝田中丞

職官四
 宋 徐 麟 撰
 麟 撰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太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
百官志
 議典禮

光武建武三年立四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
 侯十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
 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下有司議大司徒戴涉等議

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四親廟于章陵

詳見祭祀志及純傳

太守令長侍祠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集

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為宜廣集

詳見褒傳

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尙書以

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

韓稜傳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安帝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皇

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鄧

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

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

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交獻

袁宏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

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

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

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太后從之

劉愷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

陳忠傳

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卽上疏陳之太后由此以安

周舉傳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宜加尊諡列于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獨對曰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稱諡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八人同舉議帝從之

同上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

後於秩為子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

同上

元嘉元年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賞賚宜比周公黃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于霍光朝廷從之

黃瓊傳

熹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定陳球

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

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

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攝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李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桓帝

李固傳

董卓為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于崇德前殿遂脇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為獻帝

卓傳

議歷

安帝延光二年直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云云上納其言遂改歷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歷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宜如甲寅詔書

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案此可見東都集議之制熹平以後宗紺孫誠及張恂宗整言月食事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等于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耽以說等

議奏聞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欺謾

詔書報各以二月俸贖罪竝歷志

議都邑

董卓秉政議遷都長安太尉黃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琬竟坐免黃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對以常平

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帝乃止

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

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又言官自鬻鹽

及復均輸法于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施

行事遂寢

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眾以為不可

鄭眾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

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

飢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錢

劉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選舉悉非功次有詔下公卿

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

深納之

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三月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其與中二

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不宜

開可

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從躬

議

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脇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

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紀

司隸校尉晏稱劾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

張酺傳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駁之據正典刑為駁議三十篇

應劭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三世是時范邵復犯

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
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
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

劉愷傳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廷善
之卒不改焉

孔融傳

議邊事

建武中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
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

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曰宜如孝宣故事
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為南單于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
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帝
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為不可班
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修復
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廷爭連
日異同紛回臣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為策近長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旣久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帝從之

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宜還所掠牲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宏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可許司徒桓虞太僕袁安以爲當與之

宏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牲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宏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少加屈下尙何足病其各冠履

袁安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降王阿佟爲北單于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以爲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毀詆安安終不移

同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虞詡傳

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卑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帝不從鮮卑傳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

詔問本意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靈帝紀

侍講紀學

趙興拜議郎侍講禁內本傳

桓郁復入侍講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張酺傳

桓彬為議郎侍講禁中

黃瓊為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並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後帝徙南宮得賜前侍講注籍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同入侍講不欲獨受封賞乃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楊賜傳

馬巖拜御史中丞勸學省中馬巖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百官志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眾郡奉計明紀永平二年詔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本紀按東都之制郡國遣吏上

計其計吏即補郎官如王逸趙壹之類是也中間罷之至是始復而紀注乃引武帝令郡國舉孝廉與計偕其事不相類是注誤也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自此終桓帝世無留拜者楊秉傳

臣天麟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即受計于甘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助守會稽願奉三年計最如淳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願入奉也至百官志則第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郎官蓋與西

都遣丞奉計已不同矣西都天子親受計而所謂計帳則計相上之張蒼傳東京但使司徒受計吏至于長揖不拜趙壹傳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衆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

復留給事中本傳

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宋宏傳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官名而其職乃在外庭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大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本傳

待詔馬援寇恂傳

世祖卽位召桓譚待詔本傳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

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

親獨不與焉

功臣封爵見封功臣條下

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

郎蔡邕為其頌云

頌見本傳注

省官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

為越騎校尉

致當作置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

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都尉並紀

官數

內外交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百五十五人內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外

內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都計

內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鄉有

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五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

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匈奴傳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光武紀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

茂報命匈奴傳下同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

按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二月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重害不能自存者十六年兗豫徐冀兩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

安帝卽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絕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
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
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延光三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
賊

順帝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
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
去年九月已未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
死者甚眾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
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桓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
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祿大夫將醫藥案行

並紀

永壽中第五倫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三公府有

清詔員以承詔使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眾棄官奔

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本傳

延熹九年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稟之

紀

班宣風化

肅宗朝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

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本傳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李郃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

凡七十人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

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

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

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八使皆耆儒知

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詔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及

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節文增亂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殤帝延平元年七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災
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
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
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
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
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
今以後將糾其罰紀

旌節義

王莽居攝譙元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肯

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述
聽許之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策詔本
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元家錢獨行傳

李業以王莽居攝稱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之
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不入
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同上

劉茂爲沮陽令王莽篡位棄官避世宏農山中教授建
武二年歸漢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茂負
太守孫福踰墻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

福言茂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召茂拜議郎劉茂傳

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掾

嚴授前戰歿於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

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

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

為郎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

船追之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願以身

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詔書追傷之賜

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並同上

温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劫

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叱宇等曰何敢迫

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

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汚土遂伏

劍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緋五

百匹除三子為郎中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王莽專權終為篡國忠義之流恥見

纓紉如龔勝譙元郭欽蔣詡之儔皆榮華邱壑甘足

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恢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弓旌玉帛之招相望於
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肯屈上之所以表勵廉隅者如此故風俗烝烝俱
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劉曠王扶俱以修
身行義而蒙聘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
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愈久而不渝者也無何安
順以降戚宦擅權賢人君子抱負奇蘊而不得施用
於世於是始有疾惡太甚如李固杜喬陳蕃竇武之

倫出焉世率謂黨錮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
之隆亦豈盛世之美事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抑
在乎上之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使東都之君誠能進
用正人斥遠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功
則節義之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脈又焉有黨
錮之禍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
不能扶持節義者之過也吁

外戚貴盛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

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

東觀記見明紀注

明德馬皇后正位中宮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

郎中防光為黃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

袁紀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侯一

日俱封黃霧四塞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

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奏功款以馬氏比陰

氏乎上乃止

后紀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憲兄弟親幸並

侍宮省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

更相糾察故諸豪貴戚莫敢犯法今貴主尚見枉奪何

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一和帝即位太后臨

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憲征匈奴有功威名

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

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

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

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

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為逆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眾定議誅憲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封為冠軍侯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迫令自殺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遜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崩鄧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騭定策禁中

迎立清河王子祐是為安帝太后臨朝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徙封騭為羅侯不食而死后紀

及鄧騭傳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閹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又中常侍江京李閏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尚書翟酺諫皆不省三年王聖江京樊豐等

與閹后妄造虛無譖讒太子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閹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閹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爲嗣十月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是爲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閹顯及其弟耀景並下獄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初和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爲己子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尊爲

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冠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商女梁貴人爲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爲大將軍弟不疑爲河南尹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時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沖帝卽位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沖帝崩冀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三
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
苦煩甚而崩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
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
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
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得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
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
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
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卽皇

帝位是爲桓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皆
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
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陳授因日
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呼中
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
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廢騶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
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卽日皆自殺悉收梁氏中外宗親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三
三
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
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
充三府用封單超等五人爲列侯世謂之五侯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光
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永平
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而諸豪貴戚
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太后猶以王氏一
日五侯黃霧四塞爲言至再三有請然後封之當時
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爲得矣然竇憲憑恃

宮闈之勢橫奪主田帝雖比之指鹿爲馬而終不能
繩其罪故外戚強盛自茲以始及和帝卽位竇太后
臨朝憲始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
遂生不軌之謀皆章帝有以啟之也其後閹顯專廢
立之權梁冀行弑逆之事專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
拱手不得有所親與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
之元氣亦索矣故嘗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
母后臨朝之日貪立幼主自爲固位之計及其敗也
又必藉宦官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常迎帝於邸封爲都鄉
侯李閏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
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
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譖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卽皇帝位有司奏樊豐
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闔顯及江京劉
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

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
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是爲順帝封孫程
等爲列侯是爲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
地坼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
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
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
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
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

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爲第一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

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永興中朱穆爲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檄謁穆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

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尙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其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諫復口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尙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三
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闈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
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
事稱詔詆毀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
小黃門史唐衡左悺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
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列侯
世謂之五侯又封尙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爲亭侯又封
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非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
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
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
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
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
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使小

黃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十月以單超為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帝頗採其言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

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通鑑考異云太子賢注漢

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

以華侈相尚其僕從乘牛車而從列騎皆兄弟姻戚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民不堪命多為盜賊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

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兄參貪殘元

惡白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

隸校尉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
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續
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
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
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尹勳等亦皆奪爵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
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
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

帝詔詰膺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
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
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
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
泣曰畏李校尉

宛有富賈張汎者

陳蕃傳作張汎謝承漢書作張子集通鑑考異從岑

晷傳與後宮

有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晷勸成瑁收

捕汎等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璿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璿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

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按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瓚成璿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熒惑聖聰遂使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令伏歐刀乎翟超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
謫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
襄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
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黃門令常侍天刑之人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孫嗣未兆豈不爲此書上卽召入
詔尙書問狀尙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
罔事請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瑨瓚竟死獄中岑暉逃
竄獲免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
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召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
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
嬈及諸女尙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
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
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
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
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
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
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
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
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
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
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
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
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

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
稷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
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
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
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
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
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
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
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瑁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棗信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殺尹勲

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尙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迓適聞其言而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多取掖廷宮人設樂飲讌旬

東漢書要 卷二十四
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
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拔劔叱甫辭色逾厲遂
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
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卽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
張奐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
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
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
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
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

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
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
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
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尙書
魏明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
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
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
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爲列侯十一
人爲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
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
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
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
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尙書令陽
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
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
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熲方以日食自劾
球詣闕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滄于登袁赦封翊等

罪惡辛已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
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刑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
球曰父子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
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
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
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撲交至父子
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書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旣誅甫
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猶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
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
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
投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
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
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
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見帝
叩頭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
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至

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合眾以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
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
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
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
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
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
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
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

東漢書 卷二十四
三
璜且脇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郤與劉納
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寅劉郤陳
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
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
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因以起兵會帝欲北狩河間舊宅
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

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
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
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而造
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華歆陶邱洪定計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
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
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
而召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靈帝崩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七尊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
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尙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諸宦
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信
而用之復召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以
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尙書與同腹心蹇
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
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
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

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
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
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
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與
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輒張怙汝
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太后聞之以告何
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
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
請遷歸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以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也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

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不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

東漢書要 卷二十四
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康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並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南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與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邵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怨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
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
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
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
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
使捕按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
子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
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
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

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
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
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
歛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讓使人潛聽具聞
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
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
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
曹涕泣解救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
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尙方監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
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
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
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
引兵入宮宮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
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欲以脅出
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闥因
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尙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窻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

太后投閤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
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素
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吏士能爲報仇乎士卒皆流涕
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部尉旻攻殺苗棄
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鬚而誣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
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
陳畱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
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劔斬
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
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
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何進傳

范氏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
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
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
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

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幾事多以宦人主之至
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
宏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牆之禍損穢帝德焉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宅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
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
者惟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
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
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

東漢會要 卷二十四
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闈
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
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
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

直情忤意則慘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
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
蓋以十數府寺第館某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冰綺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破緹繡
皆剝割氓黎競恣奢欲陷害名賢專植黨類其有更
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
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
 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羅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
 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
 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
 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
 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人李徐撰麟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
 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
 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各植朋從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瑁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瑁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屣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按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

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求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直正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
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
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
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
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

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
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
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
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
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
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
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
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
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

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傳序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鷹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

史中丞陳翔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實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陳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

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李膺等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尙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尙書郎張陵媯皓范康

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植饜養外內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

東漢會要 卷二十五
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多引宦官子弟宦
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
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
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
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
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
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
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
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縣抱
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
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
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
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

東漢書 卷二十一
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
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
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
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
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者又六七百人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
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綱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
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綱自從祖以下皆得解

釋黨綱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
甫嵩以爲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強對曰黨
綱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
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羈徙者唯張
角不赦其後黃巾賊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
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
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同上

范氏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五
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
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
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
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
舉中於理則彊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
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
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
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
士之飾巧馳辨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

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畱其敝不能反及漢
祖仗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
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
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
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
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
義之流耻見纓紉遂乃榮華邱壑甘足枯槁雖中興
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
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

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倅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恩賜

榮戟

杜詩傳又郭躬傳云漢制榮戟即為斧鉞

駁犀具劔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馮石

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卓茂

冠幘履鞮衣一襲魯丕

其風不西留其流不滯又及數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荆州刺史郭賀

虎賁旄頭鍾虞之樂東海王彊

祕書列仙圖遊術祕方東平王蒼

劔帶佩刀虞延

乘輿七尺佩劔馮異

肅宗賜尚書寶劔韓棧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

椎成韓棧傳

御衣及綬稟食公車丁鴻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阜袍及侍史二人鍾離

傳意

桓帝賜梁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謁不名

臘賜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侍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己上漢官舊儀見何敞

注傳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稜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韓稜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骨骸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

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為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

賈逵傳

劉愷為司徒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

萬以二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鬻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

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更緹騎營士各有

差紀下

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

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

錢各有差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

一於西園立

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六

年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

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

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

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羊續傳

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先是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以先出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賣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

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公卿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銅臭崔烈傳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之錢

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

陶才原其罪本傳

郵典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鑾輅龍旗紀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瑩陵旁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及葬賜輕車介士太傅胡廣薨五官中郎將持節奉使策贈太傅安樂鄉

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瑩于原陵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奉策賜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袁逢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袁宏傳

司空楊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

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坐

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贈襚送之如禮並本

袁夢麒曰漢自公薨或追爵或賜謚或贈之印綬以

示褒寵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賜印綬亦不過卽

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焉翟方進薨贈以丞相高陵侯

印綬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舊典二千石

卒官賻百萬羊續皆卽其生之官爵以贈之而已世

祖中興鮮以印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士范升上

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將軍侯印綬亦不過卽其生之

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桓靈之世劉寬以太

尉薨袁逢以司空薨皆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

以至朱穆卒以尙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

典至於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錄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朱穆

舊制九州五尙書今一郡二人伏湛

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宏奏請使郎補

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引

東漢會要 卷二十一 三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乘勢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召不得妄到京師蘇不韋傳

袁敞子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傳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陳忠傳袁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袁紀

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亞

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

杖誠非古典順帝即除之袁紀案雄傳鞭杖作撞撲

